

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系列丛书①
Series of Sanskrit Manuscripts & Buddhist Literature 1



《中论颂》与《佛护释》 ——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

MŪLAMADHYAMAKAKĀRIKĀ
AND BUDDHAPĀLITA'S COMMENTARY

A Philological Study on the Basis of
Newly Identified Sanskrit Manuscripts



叶少勇 著
YE Shaoyong

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系列丛书①
Series of Sanskrit Manuscripts & Buddhist Literature 1



《中论颂》与《佛护释》 ——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

MŪLAMADHYAMAKĀRIKĀ
AND BUDDHAPĀLITA'S COMMENTARY

A Philological Study on the Basis of
Newly Identified Sanskrit Manuscripts

叶少勇 著
YE Shaoyong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论颂》与《佛护释》：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汉文、梵文 / 叶少勇著 — 上海:中西书局, 2011.9 (重印2014.1)

ISBN 978-7-5475-0296-9

I . ①中… II . ①叶… III . ①佛经－古文献学－汉语、梵语 IV . ①B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8416号

《中论颂》与《佛护释》

——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

叶少勇 著

责任编辑 李 梅 刘寅春

装帧设计 叶少勇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 (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200023)

经 销 各地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插页 4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296-9/B · 013

定 价 60.00元

丛书总序

段 晴

以叶少勇博士的《〈中论颂〉与〈佛护释〉——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范慕尤博士的《梵文写本〈无二平等经〉的对勘与研究》为首发，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正式推出“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系列丛书”。

此系列所谓“梵文贝叶经”沿用的是此名相外延的意义。

梵文，简而概之，曾是古代南亚次大陆通行的书面语言，是传承了印度文化的语言。印度古代的可以分类为学科的著作，例如天文、数学、医学、哲学，等等，都是用梵文著述的。佛教的一部分著作，也是以梵文撰写的。中国历史上那些前赴后继、不畏牺牲的求法高僧所获得之佛经，大多数是梵文的。提出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主要针对的便是跨越了时空幸存于中国境内的梵文佛教典籍。

然而，古代来自天竺的佛教典籍，并非全部是用纯梵文完成的。众所周知的佛籍之藏，还有巴利语大藏经，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得到传承。巴利语，正是天竺俗语之一。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阿富汗佛教遗址有大量佛经重见天日，这些佛籍残片，按照语言，并非是纯梵文的，有些属于印度西北方言，又称犍陀罗语。有些在俗语的基础上发展出兼有纯梵文的模式，这样的语言被称为混合梵语。进一步说：所谓纯梵文，是指无论从正字还是从语词形态的变化，皆符合印度古代文法家波你尼设定的标准。俗语，具备独特的正字和语词形态变化。混合梵语，则是指偏于纯梵语的正字，而词形变化，则兼有俗语的形态。梵文贝叶经整理和研究项目，不仅限于纯梵语的典籍，凡是中国境内出土的、流传下来的梵文的、俗语的、以及混合梵语的写卷，皆是此研究考察的客体。

这里所谓梵文贝叶经之“贝叶”，仅仅是书写材料的代名词。“贝叶”一词本身，是外来词汇和汉语词义的组合。“贝”从梵语 *pattra* 拟音而得。正如古人云：“贝叶者，即多罗树叶也，犹此方竹帛简牍之类。载能诠文，可以披取。”¹古代天竺，没有纸张，习惯用多罗树的叶子作为书写材料。对于这种书写材料，玄奘

¹ [宋]子璇录：《起信论疏笔削记》卷1，CBETA, T44, no. 1848, p. 301c。

法师游历印度，行至南印度荼建那补罗王城时，曾特别记述：“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¹唐代慧琳所制《一切经音义》甚至将写经的过程，描绘得如历在目，谓“此叶粗厚，鞭而难用，若书多以刀画为文，然后置墨。为叶厚故也。”这种以刀画为文，然后以加墨显字的方式至今仍在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可得观。然而贝叶仅仅是印度古代的书写材料。当佛教传播到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时，在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中亚之前，用来书写的材料，“随方国土，或用赤桦木皮，……或以兽皮，或以金银铜叶”²。书写材料应用之广泛，尤其体现在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以及中亚等地发现的写本之中。上世纪初，以及近年来新疆等地发现的写本，有些书于纸张上，有些书于羊皮上，也见到有书于丝帛之上的。而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区出土的梵文佛经残片，则大多写于桦树皮之上。例如 20 世纪 30 年代在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附近发现的大量梵文写本，在时间上要比收藏在西藏的梵文写本早几百年。这些俗称吉尔吉特写本，唯有梵文本的《一切庄严王功德经》是写在真正的贝叶之上，而其他写本皆书写在裁成贝叶状的桦树皮之上。产自印度的真正的多罗树叶，虽未在中亚地区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多罗树叶的形状，还是影响了佛教流行的地域。贝叶经，实际上又是印度书形纸的代名词。

梵文贝叶经在中国存留下来，是绝无仅有的人类文明的现象。对于梵文文献的梳理和诠释，在学科的划分中属于印度学研究领域，似是非汉的，非中华的，充满了异域色彩。然而这一领域，却与中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接连。中印文化之间，曾经数百上千年的交流。佛教传入中国，犹如涓涓细流，融入华夏之地，滋养了华夏的文化。佛教在中原，与道教、儒教并列，成为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佛教在西藏，则成为西藏传统文化的擎天柱。教自西方，法流东夏。而构成这历经千百年而不枯涸的细流之水的，正是梵文贝叶经。后来，大约到了 13 世纪，佛教在印度消亡，源头断而流未涸。梵文贝叶经，毕竟具有超越人类之寿的生命力。尽管玄奘、义净从印度赍得的梵文贝叶经卷，恐早已与无数汉籍一道，同毁于涤荡中原的兵燹。但是，在新疆和西藏，梵文贝叶经存留下来。

季羡林先生生前多次告诉我们，新疆和西藏，中西文化交流得天独厚之所在。针对新疆，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新疆

¹ 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889 页。

² [唐]慧琳著：《一切经音义》卷 10，CBETA, T54, no. 2128, p. 367b。

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所在。东方文化从这里传到西方去，西方文化从这里进入东方。”¹对新疆地区发现的古代语言的研究，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近年来已经发现的多种语言的写卷以及梵文贝叶经的残片已经充分证明了季羡林先生的远见卓识。和田地区新出犹太波斯语古信札，揭示了波斯犹太部落迁徙的痕迹。新发现的粟特语文献，印证了和田地区有粟特聚落的存在。于阗语蚕茧丝桑等文字的重新定义，仿佛为古代丝路平添了以桑园、丝织、商队往来为内容的画卷。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近年来对新疆地区新出梵文贝叶经的研究，发现了多部佛经的残片，其中有《撰集百缘经》(Avadānaśataka)、般若部类(Prajñāpārāmitā)、《宝星陀罗尼经》(Ratnaketuparivarta)、《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īkasūtra)、《首楞严三昧经》(Śūraṅgasamādhisūtra)、《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ṇabhāṣottamasūtra)等已为世人所知的梵文佛教经籍，还首次发现了《贤劫经》(Bhadrapalikasūtra)的残片。这些佛教残片，明显带着因人类宗教信仰的变迁而造成的创伤，残破而零星分布。然而，这些残片最能证明佛教在古代新疆地区传播的历史，对于佛经传译等领域，有着非凡的意义。对新疆新出梵文贝叶经残片整理和研究，将是此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系列丛书所呈现的重点之一。

与新疆发现的梵文贝叶经之零星残破截然不同，西藏所收藏梵文贝叶经基本完好，多集中于西藏的寺院中。这些梵文贝叶经，曾经历各种途经而达到西藏。11世纪，当穆斯林的铁骑横扫印度北部地区，佛教寺院毁于一旦，一些佛教高僧，携带着被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的梵文贝叶经，逃亡到尼泊尔，逃亡到西藏，为这些梵文贝叶经找到了永久的家园。翻阅梵文贝叶经，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字体，标识它们的源起之地各不相同。看着这些梵文贝叶经，仿佛可以看到西藏那些著名的翻译家、学者如仁钦桑波(958–1055)、布顿仁钦朱(1290–1364)如何手拿把持这些写卷，而将其中的内容翻译成藏文。其中一些，甚至可以追溯出抄本的笔手。每一部写卷背后，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象征着人类为思想、信仰而付出的奋斗。

西藏的梵文贝叶经，曾经令20世纪初期来到西藏的印度学者、意大利学者兴奋不已，多少国际学者期待着能撩起罩在手稿之上那层无形的纱罩。梵文贝叶经因其年代久远，记载的内容丰富，是人们了解古代社会的语言、历史、艺术、哲学、宗教等的重要资料，也是解决此类学术研究中各种疑难问题的最可靠、最

¹ 季羡林：《东方语文学的重要性》，载于《季羡林文集》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8页。

原始的文献依据。因此，长期以来，梵文贝叶经被国内外学术界视为学术研究的珍宝。对西藏所藏梵文贝叶经，季羡林先生曾经给予这样的评价：“过去，我们中国由于有了敦煌石窟的藏书而对世界学术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曾经轰动过世界。今天，西藏的梵文贝叶经，就其意义来说，至少可以同敦煌宝藏媲美。这又是我们中华民族，特别是西藏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敦煌学这个响亮的名称久已蜚声世界学术之林。如今应该再有一个西藏梵文贝叶经学，我相信，这个同样响亮的名称也将会蜚声世界学术之林。”¹

如果说一百年前，风雨飘摇之中的中国，不得不目睹各国列强对敦煌藏经洞的掠夺，“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曾经是令中国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往事。那么梵文贝叶经以及新疆古代西域语言的研究领域，又何尝不是中国学者的屈辱所在？原始资料在国内，却成为国外的学术推动力，对这其中的屈辱，以季羡林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比我们有更深刻的体会。

季羡林先生生前十分关注对西藏收藏的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一直期望中国学者能够独立地实施这项工程，因为在此领域，不但可以拿来运用和发扬国际水准的印度学的学术方法，而且聪慧的中国学者将能充分展示自身的优势。在印度和西域古代语言研究领域，“我们在这方面应该作出至少不低于其它国家学者水平的贡献，这才符合我们国家的地位。”²季羡林先生是把印度学植入中国学术界的第一人，他是西藏所藏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工程的开光者。1988年，蒋忠新先生出版了第一部西藏梵文贝叶经的转写本《妙法莲华经》，季羡林先生亲自写下序言，他老人家这样规划：“我们将精选一些海内外的孤本和虽然不是孤本而原文比较有价值的佛典或其他梵文经典，甚至包括一些印度教经典和印度古代自然科学著作在内，逐步加以编纂、影印、整理、校刊，公诸于世，让全世界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和宗教的学者能有机会利用。”³季羡林先生的规划，为中国的印度学者指明了方向，也对我们这里推出的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系列丛书的基本内涵，做了提纲携领般的概说。

季羡林先生在他的生命的最后时光，依然关心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事业。多少次，他告诉我们，这个领域因为需要的基础知识非常庞杂，所以不是一

¹ 此段落引文均引自季羡林：《〈西藏现藏梵文贝叶经目录〉序》，载于《季羡林文集》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² 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4页。

³ 季羡林：《梵文〈妙法莲华经〉写本（拉丁字母转写本）序言》，载于《季羡林文集》第七卷（佛教），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个容易把握的领域，需要智慧，更需要持续不断的学习和积累。人文学科尤其需要几代人的积淀。为了更有效地继承和发扬季羡林先生开创的事业，于 2004 年，我们成立了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将培养学生和研究工作的重心，倾斜到对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之工程之上。几年来，北大师生已经在国内外发表了具有我们特色的研究成果，大有作为的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北京大学梵语巴利语专业教学和科研的栋梁，引起国际同行学者的关注和赞誉。如果没有季羡林等老一辈学者的积淀，就没有今天的成就。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在阐说开启整理研究西藏收藏的梵文贝叶经的现代意义时，季先生认为，这项工程“将会大大地促进中印文化交流问题的研究，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汉藏两族文化交流的研究，促进印度佛教史的研究。”¹这其中折射的，是一位纯粹的学者的美好的愿望。北京大学印度学的师生，将继承发扬老一辈学者的治学事业，把由季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代代传递下去，实现老一代学者也是代代学者美好的愿望，让古老而神奇的外域文明，再复于中华开出新鲜而绚烂的花朵。

相对于梵文经卷的译经历史，我们的传承是古老的。相对于现代欧美日的印度学，中国的印度学是年轻的。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推出此崭新的丛书，必然携带着稚气，免不了疏漏。在此，对一切善意的批评和指教，我们将欣悦欢喜而奉行修订。《诗经》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愿此著述之鸣，广泛地引起国际国内同行学者的共鸣友声。

2011 年 9 月 7 日于北京

¹ 季羡林：《〈西藏现藏梵文贝叶经目录〉序》，载于《季羡林文集》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204 页。

前 言

本书是在笔者 2009 年 6 月提交北京大学南亚学系的同名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相比原论文，这里主要的变化是增补了一些新的参考著目，删去了原论文中的“译注”部分。原论文曾选取《中论佛护释》第 1、2、7、13 品，基于藏译和梵文残本作了尝试性的现代汉语译注。考虑到这一文献在中观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却从未有汉译本，因此我想留待将来译全后单独出版。

本书的主题是新发现的两部梵文贝叶经的文献学研究。对原典的发掘、释读、校勘、对照，是佛教学中的基础研究。这一事业在国外已经开展了一个多世纪而方兴未艾，国内研究界对此仍比较陌生，甚至还有质疑这一工作的价值。笔者以为，“识文昧义”固不可取，“隔文断义”则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学术进步。针对这一状况，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尽可能地搜集和介绍国外的文献学资料，尤其是梵文校勘本和现代语译本，以方便读者进一步深入。另外应当说明，虽然笔者在修订论文原稿时补录了一些最新资料，本书参考文献的主体是截止于 2009 年，挂一漏万之处，祈请读者原谅。

在北京大学的学习以及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深切感到，有太多的人对我倾注了心血，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无私的帮助。

首先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段晴教授，自我梵语启蒙之日，便跟随段师学习。是她指引我深入宝藏专攻梵文写本，并将这一重要写卷交付于我作博士课题，还为我创造出国交流和深造的机会。特别感谢王邦维教授，授业提点，慈心加被，在各个方面给予我指导和关怀。还要衷心感谢姜景奎教授、高鸿博士、湛如博士在我攻读博士期间对我的教诲与帮助。

衷心感谢日本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辛岛静志教授和东京大学斎藤明教授。本书的主体部分写成于日本留学期间，我曾师从二位先生并深受教益。就写本释读等问题，笔者曾与辛岛静志教授、斎藤明教授、大正大学长岛润道博士以及诸多国际友人定期会面讨论并获得大量宝贵建议，文中难以逐一提及，此处一并致谢。还要感谢日本龙谷大学桂绍隆教授，日本佛教大学松田和信教授、吹田隆道先生，日本创价大学工藤顺之博士、玉井达士博士，以及 Jan Nattier 教授和 Giuliana Martini 博士在我留日期间所提供的各种指导与帮助。

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罗炤研究员、Anne MacDonald 博士、美国哈佛大学 Michael Witzel 教授、德国汉堡大学 Harunaga Isaacson 教授、杨嵋女士、Peter Skilling 博士、德国 Lore Sander 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McComas Taylor 博士在各个方面对我提供的无私帮助。

衷心感谢萨尔吉博士、吕新国先生、Andrew Glass 博士、何欢欢博士、吉崎一美先生、杨朝华博士、平林次郎先生、肖越博士、白云马先生为本书写作提供的资料与宝贵建议。

衷心感谢钦哲基金会为本书的出版提供经费，以及许功化女士给予的帮助。衷心感谢日本佛教传道协会、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以及日本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为我赴日留学提供的奖学金和各种便利。衷心感谢 Nader Rastegar 先生、Laser Performance 公司和赵毅华女士为我提供的慷慨资助。

衷心感谢中西书局李梅、刘寅春编辑为本书所作的努力。

最后要着重感谢我的父母，由于科研任务和出国等原因，我长期无法陪在二老身边，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支持和理解。

感谢所有上面没能举出的曾帮助过我的人。

本书中的错谬之处，则由笔者一人负责。

叶少勇

2011 年 2 月

缩略语

《安慧》	安慧造《大乘中观释论》，卷1-9，《大正藏》第1567号，卷30第136页上；卷1-18《中华大藏经》，卷68，第778页；《高丽藏》第1482号，卷41，第102页下。
《般若灯》藏	= PP；藏译清辨造《般若灯论》(<i>Prajñāpradīpa-mūlamadhyamaka-vṛtti</i>)，东北3853；大谷5253
《般若灯》汉 布达拉本	汉译清辨造《般若灯论释》，《大正藏》第1566号，卷30，第50页下。 《明句论》梵文贝叶写本，布达拉宫藏（详见本书第17页）。
《长部》	<i>Dīghanikāya</i> , 3 vols.,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890–1911.
大谷	『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經－大谷大學圖書館藏－總目錄 附索引』，鈴木學術財團，1962。
《大事》	<i>Le Mahāvastu</i> , 3 vols., edited by Émile Senart.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82–1897.
《大正藏》	《大正新修大藏经》
大众部《戒本》K.	Seishi Karashima. “Fragments of a Manuscript of the <i>Prātimokṣasūtra</i> of the <i>Mahāśāṃghika-(lokottara)vādins</i> (1).” ARIRIAB 11 (2008): 71–90.
大众部《戒本》T.	<i>Prātimokṣasūtram of the Lokottaravādimahāśāṅghika School</i> , Tibetan Sanskrit Works Series 16, edited by Nathmal Tatia. Patna, 1976.
狄雍本	= DJ；《中论颂》狄雍刊本，见 de Jong 1977
东北	『西藏大藏經總目錄 東北帝國大學藏版』，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34。
东大本	《明句论》梵文写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详见本书第17页）。
《法集要颂》梵	<i>Udānavarga</i> , 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10, edited by Franz Bernhard.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5–1990.
《法句》巴利	<i>Dhammapada</i> , edited by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 R. Norman.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1995.
《法句经》巴特那	Margaret Cone. “Patna Dharmapada: Part I: Text.” <i>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i> 13 (1989): 101–217.
《佛护》藏	= BP；藏译《中论佛护释》(<i>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i>)，东北3842；大谷5242
《佛护》梵	= BP _{Ms} ；《中论佛护释》(<i>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i>)梵文写本，原民族宫藏。
根有部《戒本》	<i>Prātimokṣasūtra (Mūlasarvāstivāda)</i> , edited by A. C. Banerjee. Calcutta, 1954.

《迦叶品》	<i>The Kāśyapaparivarta: A Mahāyānasūtra of the Ratnakūṭa Class</i> , edited by Baron A. von Staël-Holstein. Shanghai, 1926.
	<i>The Kāśyapaparivarta: Romanized Text and Facsimiles</i> ,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5, edited by M.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 in collaboration with Seishi Karashima and Noriyuki Kudo. Toky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2002.
剑桥本	《明句论》梵文写本，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详见本书第 17 页）。
《俱舍》	<i>Abhidharmaśabhaśya of Vasubandhu</i> , edited by P. Pradhan, Patna, 1967, rev. 2nd ed., Patna, 1975.
《龙树六论》	《龍樹六論：正理聚及其注釋》，民族出版社，2000 年。
《罗炤目录①》	罗炤：“罗布林卡所藏贝叶经目录，附哲蚌寺现藏贝叶经概况”，未出版手稿，1984 年 12 月。
《罗炤目录②》	罗炤：“布达拉宫所藏贝叶经目录”，未出版手稿，1985 年 7 月。
《罗炤目录③》	罗炤：“山南地区文管会所藏贝叶经概况”，未出版手稿，1984 年 8 月。
《明句》藏	= PSP; 藏译月称造《明句论》(<i>Prasannapadā</i>)，东北 3860；大谷 5260
牛津本	《明句论》梵文贝叶写本，牛津大学鲍德里氏图书馆 (Bodleian Library) 藏（详见本书第 17 页）。
帕坦本	《明句论》梵文写本，私人收藏（详见本书第 17 页）。
普散本	= LVP; 《明句论》普散刊本，见 La Vallée Poussin 1903–1913
《青目》	汉译青目造《中论》注释，《藏要》，卷 2，第 903 页。
《桑德目录》	桑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收藏的梵文贝叶经（微缩胶卷）目录》，未出版。
图齐本	《明句论》梵文写本，最初由图齐发现并拍照带回（详见本书第 17 页）。
《王森目录》	王森：《民族圖書館藏梵文貝葉經目錄》，1985 年。作为附录影印出版于：Haiyan Hu-von Hinüber. “Some remarks on the Sanskrit manuscript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a-Prātimokṣasūtra found in Tibet.” In <i>Jaina-itihāsa-ratna: Festschrift für Gustav Roth zum 90. Geburtstag</i> , edited by Ute Hüskens, Petra Kieffer-Pülz and Anne Peters, Marburg: Indica et Tibetica Verlag, 2006, 283–337.
《无畏》	= ABh; 藏译《中论无畏疏》(<i>Mūlamadhyamakārikāvṛtty-akutobhayā</i>)，东北 3829，大谷 5229
《西域记》	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 6》，1999 年，中华书局，2004 年重印。
《相应部》	<i>Samyuttanikāya</i> . 6 vols.,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884–1904.
有部《戒本》	<i>Prātimokṣasūtra der Sarvāstivādins</i> , Nach Vorarbeiten von Else Lüders und Herbert Härtel herausgegeben, Teil II: Kritische Textausgabe, Übersetzung, Wortindex sowie Nachträge zu Teil I, 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11, edited by Georg von Simson, Göttingen, 2000.

《藏要》	欧阳竟无编《藏要》，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
《中论》藏	= MK; 藏译《根本中论颂》(<i>Prajñā-nāma-mūlamadhyamaka-kārikā</i>), 东北 3824; 大谷 5224
《中论》梵	= MK _{Ms} ; 《中论颂》(<i>Mūlamadhyamaka-kārikā</i>) 梵文写本，原民族宫藏。
ABh	= 《无畏》; 藏译《中论无畏疏》(<i>Mūlamadhyamakakārikāvrत्तy-akutobhayā</i>), 东北 3829, 大谷 5229
ARIRIAB	<i>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Tokyo.</i>
BHS(D, G)	Franklin Edgerton. <i>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i> , 2 vol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Reprint,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2004.
BP	= 《佛护》藏; 藏译《中论佛护释》(<i>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i>), 东北 3842; 大谷 5242
BP _{Ms}	= 《佛护》梵; 《中论佛护释》(<i>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i>) 梵文写本，原民族宫藏。
Bu ston chos 'byung	Bu ston Rin chen grub. <i>Bu ston chos 'byung</i> . Xining: Krung go'i Bod kyi shes rig dpe skrun khang, 1988.
C	卓尼 (Co ne) 版《藏文大藏经》
D	德格 (sDe dge) 版《藏文大藏经》，目录见东北
dJ	= 狄雍本; 《中论颂》狄雍刊本, 见 de Jong 1977
G	甘丹寺 (dGa' ldan) 丹珠尔金汁写本
IBK	<i>Indogaku Bukkyōgaku Kenkyū</i> 印度学仏教学研究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IIJ	<i>Indo-Iranian Journal</i>
JBORS	<i>Journal of the Bihar and Orissa Research Society</i>
JIP	<i>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i>
JNIBS	<i>Journal of the Naritasan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i>
JRAS	<i>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i> . London.
LVP	= 普散本; 《明句论》普散刊本, 见 La Vallée Poussin 1903–1913
m.c.	metri causa. 为了适应格律而使用的非标准形式
MK	= 《中论》藏; 藏译《根本中论颂》(<i>Prajñā-nāma-mūlamadhyamaka-kārikā</i>), 东北 3824; 大谷 5224
MK _{Ms}	= 《中论》梵; 《中论颂》(<i>Mūlamadhyamaka-kārikā</i>) 梵文写本，原民族宫藏。
MW	M. Monier-Williams. <i>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i>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9.

N	那塘 (sNar thang) 版《藏文大藏经》
NGMPP	Nepalese-German Manuscript Preservation Project
P	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目录见大谷
PP	=《般若灯》藏；藏译清辨造《般若灯论》(<i>Prajñāpradīpa-mūlamadhyamaka-vrtti</i>), 东北 3853; 大谷 5253
PSP	=《明句》藏；藏译月称造《明句论》(<i>Prasannapadā</i>), 东北 3860; 大谷 5260
SOR	<i>Serie Orientale Roma</i>
WZKS	<i>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i>

符号：

- = 意义或行文相同
- ≠ 意义或行文不同
- * 该梵文词为拟构而无直接文献证据（在写本校勘中则表示 virāma）
- 若干梵文字母的省略

写本校勘所用符号见第 81 页

目 录

丛书总序	段 晴 (1)
前 言	(7)
缩略语	(9)
绪 论	1
0.1 写本概况	1
0.2 校勘方法	4
0.3 文献概介	5
第一部分 研究	
第一章 导论	7
1.1 龙树	7
1.2 中观派源流	11
1.3 《中论颂》	14
1.4 佛护	22
第二章 写本的字体学研究	25
2.1 基本特征	27
2.2 字形比较	27
2.3 结论	38
2.4 字体表	40
第三章 基于新写本对《中论颂》文本的再检视	51
3.1 《中论颂》的文本修正	52
3.2 《中论颂》传本差异的痕迹	58
3.3 结论	78
3.4 其他异读	78

第二部分 写本校勘

校勘说明	81
《中论颂》梵文写本校勘	83
《中论佛护释》梵文写本校勘及藏译对照	93
《中论佛护释》梵藏索引	157
附 录 西藏自治区存中观学梵文写本初步概览	169
引用文献	185
英文简介	199
图 版	203

Contents

Preface to the Series	Duan Qing (1)
Foreword and Acknowledgments	(7)
Abbreviations	(9)
General Remarks	1
0.1 Manuscripts Information	1
0.2 Editing Method	4
0.3 Philological Survey	5
Part 1: Studies Relating to the Manuscripts	
Chapter 1: Introduction and Retrospection of Madhyamaka Studies	7
1.1 Nāgārjuna	7
1.2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he Mādhyamika	11
1.3 The <i>Mūlamadhyamakārikā</i>	14
1.4 Buddhapālita	22
Chapter 2: A Paleographical Study of the Manuscripts	25
2.1 General Features	27
2.2 Comparision of <i>Aksaras</i>	27
2.3 Conclusion	38
2.4 <i>Aksara</i> List	40
Chapter 3: A Re-Examination of the <i>Mūlamadhyamakārikā</i> on the Basis of the Newly Identified Manuscripts	51
3.1 Emendations to the <i>Mūlamadhyamakārikā</i>	52
3.2 Hints of the Textual Lineage of the <i>Mūlamadhyamakārikā</i>	58
3.3 Conclusions	78
3.4 Other Discrepancies	78